

全華叢書





楓山章先生集卷之五

明章懋撰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墓誌銘

東鹿知縣三無黃先生墓誌銘

黃先生姓也遜名也子嘉字也三無其別號也光之固始閩之侯官與莆先世所遷居也唐御史滔其始祖也元興化監學教授大有皇朝工部主事文圭翰林檢討東鹿知縣壽生其曾祖祖父也贈孺人陳氏其母也安福儒學訓導邠州東鹿知縣其所歷官也

以明經薦先生者安福教諭徐安祖也以學令堪縣
令薦者刑部郎中邱重也以東鹿治行交章上聞者
巡撫都御史陳泰保定守傅霖也博學多識於六經
子史百氏之書無不蒐獵爲文詞平實有理致有三
無稿若干卷藏于家此先生之文也母孺人嘗有痰
疾躬湯藥弗懈晝夜翰林卒京師匍匐數千里扶輿
以歸雖貧無以爲喪而凡送終之具必謹於禮弗敢
苟先是莆之宦遊而死者子孫多以貧故火之而歸
其殖自翰林以禮葬而俗始變奉祭祀必誠必敬不

以老若疾而少忘葺先祠及先塋之毀者弗憚勞費

季父之孫與妻之內姪有孤貧不能自存者皆為娶

妻而厚恤之使
此先生之行也在安福日與

諸生論說經義
亶亶不倦必使厭所欲乃

已經其指授者
身為顯官而尤以行誼得士

譽既去官餘三十年迨其賢者如出一口此先生之

為教也嘗考四川及山西鄉試當道者皆不得以私

取人此先生之典文衡也束鹿為畿甸大邑多達官

貴人怙勢干政難治也先生律已嚴而臨民恕事無

巨細一斷之以義不爲利疚不爲勢回彼雖不便於私而未嘗不服其公也民有訟曲直徑決於前不以屬吏官有徵發必躬閱版籍驗其丁產以爲高下人無所售其奸歲嘗飢民無所得食乃令富人子弟入粟百石者補爲吏得粟數千石而荒始有備縣故有牧馬地爲豪右所侵者悉覈出之然後馬之芻秣及虧損者有所取給北方多曠土著令聽民有力者墾之不征其稅而鬻產欲得售乃以其征稅之田亦冒爲所墾田皆以不稅立券於是業去稅存而民愈困

先生廉得其故令鬻田者各實其所有之稅與田而
以稅均之受田之家當胡寇之變眾心皇皇莫知所
爲有欲集民社挈妻子而逸者先生獨毅然不可集
吏民諭以禍福爲之部分約束揭竿爲旗剡木爲戈
誓以必死時畿內城邑多爲寇所焚掠無遺積而束
鹿實賴以完縣有城而圯不可弗治乃集諸童穉分
番爲之不以妨農保定諸衛屯兵嘗暴於民者皆有
所憚不敢肆外戚有請田滹池故地因而侵奪民田
者必與力爭而歸之民不少假借有野蠶繭于桑上

父老告曰是明府德政之祥也前此爲令者嘗獻以
取寵盍獻諸先生笑曰吾何有於德殆天以是衣吾
民耳昔柳公綽居官不奏祥瑞吾何敢貪天之功爲
公綽之罪人哉卒不獻初邑之編戶不滿二千比去
官乃至三千餘戶此皆先生之爲政也秩滿且去而
仍有束鹿之命民所留也詔增六品秩贈封其父母
與妻旌治行也築室所居之西杜門謝事間與鄉之
耆舊徜徉詩酒踵樂天香山之會而郡守樂正爲樹
諸坊者表耆德也甲子四百八十有五先生所享年

也成化乙未十有一月某日卒之年月日也又明年
丁酉正月壬寅葬之年月日也莆城南羅漢峯之原
先生之所葬也同里太學生力久之女封孺人鄭氏
先一年卒而吾友行人司副莊孔易爲誌其壙今附
以葬者先生配也故雲南道監察御史曰深仲淵今
南京大理左寺副曰潛仲昭者先生子也妻縣人林
長熙者則其女也曰乾元先卒曰乾亨成化乙未進
士曰乾剛曰乾清曰乾正者皆先生之孫也曰如金
曰如墳其曾孫也敘次先生羣行而徵銘以葬者卽

仲昭也按狀而爲之銘者仲昭之友章懋也銘曰
師而明吏則良儒之効何章章材孔碩行以方局
於位施未光栽必培天之常躬不獲後其昌莆之
原封若堂銘我詞昭無疆

處士郭公墓誌銘

嗚呼是爲外舅郭公之墓初外姑之喪公卜葬于縣
城北蓮花山之原而虛其左以爲壽藏樹石表其前
曰郭氏之墓示子孫使勿忘也歲丁酉某以閩憲謝
病歸往拜公因哭外姑于墓下公指謂曰吾行歸於

是子能爲我銘其下棺之石死無憾矣是時尚康強
無恙孰謂公遽至於是耶嗚呼悲夫某爲童子時公
一見卽期以遠大自居甥館幾三十年教之愛之靡
所不至其所望於某者何如也乃今年逾四十雖嘗
竊位外臺而名行不立無足爲公輕重負公多矣其
忍銘公也耶惟郭氏蘭谿著姓世居邑之中和坊族
大以強總免二千餘指故老相傳出唐汾陽之後荐
懼兵燹譜牒逸亡莫詳所徙曾大父曰仲達號冲素
處士大父曰仕原父曰政浩皆隱弗耀母沈氏公謹

彌字守行性剛介不苟合以質直聞頗涉書史知大
義生平無過言違行其事二親則生能養不少違其
意沒能思雖墓木既拱每及之未嘗不嗚咽流涕也
其處家則嚴而有法內外斬斬勤身率下以儉薄致
充裕平居好治屋室堂構一新庭前樹菊百餘本日
徜徉其閒有以自適其接人雖素親狎必正衣冠出
肅不以少若賤廢禮賓至則治具相飲時或雅歌投
壺象戲爲樂雖庖饌屢空弗顧也晚歲閒與鄉之耆
舊壺觴醉月杖屨行春有香山洛社之風優游市里

十有餘年精神氣力老而不衰其得所養者歟成化
庚子三月十有二日以疾卒距其生永樂丙戌十月
二十一日得年七十有五娶王氏處士原宗女有賢
行先十年卒生五丈夫子曰洞涯濠滋瀚皆克家女
一人卽某之妻也封孺人孫男十有一人禧祺祥祐
祿禪祚禱視祀裸孫女五人凡子孫若婿若外孫男
女合二十有六人洞等以其年九月七日奉柩卽公
所自爲輓礮安厝焉某惟公居于市不爲市之道其
可謂一鄉之善士者矣蘊而未發或者將有以啓其

後耶第不斐之言無能褒敘羣行之美聊述所知以紓哀思云嗚呼銘曰

不爵以貴不祿以豐既壽且康以考其終日時五福萃於厥躬曷其致之繫德之崇沒吾寧也閔此幽宮尙其嗣人勿替益隆

陝西副使靜虛潘公墓誌銘

宏治己酉夏六月癸卯陝西提學憲副金華潘公卒於官其孤希誦等輿柩南還將以明年九月庚子葬于武義縣長安鄉查塢之原而奉公外弟和州守葉

君敬之所爲事狀泣拜請銘某少居鄉校爲科舉之
學辱與公游從最久已而出處去就所遇不齊逮公
舉進士歷敷中外而某由閩憲謝病以歸不相見者
幾二十年聞公之道甚宜于時謂將徒步公卿大行
厥志而孰知其遽止於是耶追念平生爲之太息流
涕銘固不得辭也按潘氏葵之名家由宋待制默成
先生而下世有閩人而家牒逸亡莫詳世次在國初
時有舉茂才曰彥享者爲公曾祖有贈山東道監察
御史曰文華者爲公之祖官至廣西僉學追贈奉政

大夫修正庶尹諱某與其配封孺人追贈宜人吳氏
而少保涇安商公爲銘其墓者公之考與妣也公諱
璋字栗夫別號靜虛自幼穎敏不羣博聞強記賦詩
爲文皆有思致塲屋老生歛筆推讓旣長遂爲鄉舉
進士第六人主司錄其文以式後學而不偶於春宮
卒業太學其所友者若楊侍讀維立劉編修景元李
編修唐英吾教諭景端皆一時之雋相與切劘講究
而所業益精其所事皆名公卿若商公與冢宰姚公
宗伯鄒公咸器重之爲延譽縉紳間聲望甚都成化

壬辰第吳寬榜進士授工部營繕司主事以母喪去
官免喪改都水主事奉命往荆湖司竹木之征其政
不苛而課入甚豐人推其能後遷本司員外郎又以
舉者用爲四川按察僉事提督學政其示學者皆推
明制勅以崇正學迪正道爲教嚴條約明勸懲士皆
宜之其所造就成材甚衆時鄒智在諸生中年少未
有知名而負氣節力學問獨爲公所賞識已而發解
乃袞然居首及在翰林又以剛直敢言致大名世以
公爲知人其風厲於下有修葺先賢祠墓之章其納

忠於上有勤聖學以端治本之疏皆時政之先務人多稱之在蜀逾兩考當奏績詣天官皆以諸生丐留不果行而巡撫巡按諸臺憲交章以聞時又有言天下提學得人者四而公與焉今冢宰王公聞而賢之遂有陝西之命到官餘半載頒示所教事宜一如蜀中而未及有成竟以一疾而終距其生宣德乙卯得年五十有五士林咸痛惜之而哀悼之至爲經紀其喪者都憲蕭公楨憲使婁公謙也公娶姜氏封安人長蘆鹽運同知榮之女弟有賢行生子三人長卽希

爽材而克家以輸粟拜散官次希顏次希曾皆敏而
好學庶幾能世其業者孫二人曰綱曰縉皆幼其所
著有靜虛集若干卷藏于家公爲人富文學慎容止
美鬚髯寡言笑行已不爲崖異而接人以恭凡外內
達官名士多與親善其遇諸生尤有恩意去蜀之日
士皆遮道攀戀不忍捨去逮聞其喪則相率爲位於
成都三公祠之別室具牲醴爲文以祭而會哭盡哀
如喪其所親焉公何以得此於人哉詩所謂嘉樂君
子宜民宜人者公其近之宜其壽考碩大以膺保佑

之命也而遽止於是焉豈天之未定也耶嗚呼其可
銘也已銘曰

猗歟潘公道際其時蔚乎文學懿彼猷爲乃登郎
署乃位臬司關征不擾邦計是資師道旣立髦士
攸宜頌聲載作休聞四馳華涂方啓乃繫金柅旣
名旣祿胡不髦期弗究其用維士之悲弗享其盛
維後之貽查山鬱鬱堂封纍纍公歸于此百世是
思

慎齋吾先生墓誌銘

開化吾君景端喪其父慎齋先生既免喪乃具書其
世出厯官行治以狀來徵銘予時適有小功之戚未
果承命既數月景端復以書來曰罪逆不孝禍患所
鍾先君墓石未刻老母一疾奄然去世攀慕號絕又
忽及虞將合窆於先君之墓幸爲牽聯而書之也噫
某辱景端爲道義交者幾三十年視先生猶父也雖
鄙薄不足以知先生銘其可辭按狀先生諱體字用
敬別號慎齋商三仁箕子之後也自漢鮮于暹爲大
將軍馮異先鋒以功賜姓吾至宋初有諱國者來爲

衢守其子淵始家開化之石井而占籍焉歷世滋久
其族日大代有顯人若翰林承旨環光祿大夫森監
察御史蔓以及開化學諭拱之衢州齋諭某皆其後
也齋諭子達是爲先生高祖曾祖鳳生祖伯遠父
某皆隱弗仕而行高於鄉先生少孤母程氏儒家女
茹貧守節以長以教備歷險艱克自樹立年十四爲
邑庠弟子員刻志爲學日記千餘言晨夜寒暑不少
休下筆爲文時出驚人語校官甚奇其才二十三遂
以書領漭闡鄉薦人皆榮之而先生不自足也從族

父禮部侍郎叔縉游益肆其力於學而所得日深名
聲籍甚二十六始赴春官登進士乙榜爲訓導長垣
時同官有挾貴勢而傲物使氣者先生禮下之彼卒
自悔而加敬愛焉在官九載日與諸生論說經義指
授爲文法度嚴立課程時稽勤惰而懲其不率教者
士皆有所成就而未薦于有司時校官以鄉貢士多
寡爲殿最或謂先生盍少留以俟後舉曰老母在亟
欲一奉晨昏他非所計也遂以滿考乞歸省是後長
垣之士舉于鄉者相踵而先生已去官矣居無何以

例謫司山陽魚課先生不以爲嫌爲之立條約去濫
費緩納期數載而逃亡者來歸歲課無逋郡守彭某
楊某咸器重之薦其才可大用而學士李公時勉與
侍郎叔縉亦推譽焉皆以資淺格不行內相楊文貞
公每見淮郡守貳必問先生動靜尙書周文襄公忱
往來于淮躬至官舍存問且將舉而用之先生適以
母喪去官而諸公亦相繼淪謝遂不果用服闋改湖
廣張家漕湖官其上下交譽如在山陽時有以公勤
廉幹宜任民牧薦之者亦不報秩滿陞福建將樂千

戶所幕官戎務修舉武弁與諸卒伍咸宜之居三載
遂以疾致其事而歸時景端適以易魁薦于鄉先生
喜曰吾事畢矣乃作壽藏于所居之西桃塢爲屋數
楹扁曰裕庵鑿月池蒔花木日課子孫讀書其閒將
終身焉景端舉進士輒不利若何幡然大懼先生老
矣而祿養未逮乃俛就江浦教官先生亦欣然就養
日與邦之耆舊往還觴咏醅顏鶴髮後十餘歲景端
文行甚修而先生神氣豐腴人以為有仙道焉如是
者五七年既而還鄉遭長孫翀與其弟某之喪情思

愴然弗樂景端於是棄官歸養雖獲少安而食飲遂減久之寢疾弗起乃曰吾平生事功雖不逮人而俯仰未嘗有愧死復何憾又謂諸孫曰爾曹其勉力讀書爲善無忝乃祖吾死後慎勿以浮屠治喪也終於成化癸卯七月五日距其生洪武辛巳得年八十有三
三是歲十二月二十五日卽所營桃塢而安居焉先生質直而好義寬惠而敬慎廉而不激和而有制其處家孝友與兄弟白首同爨無間言在官恬於進取不受非義之饋衣食或不給處之裕如也然所至而

名實加于上下賢士大夫皆樂與游其學博通諸經
子史而旁及陰陽地理之書與人言娓娓不倦文宗
昌黎詩法子美字學蘭亭識者多推與之所著游衛
游淮瓦缶等集各一卷書經及四書義若干卷藏於
家娶同邑青山徐氏孝敬勤儉承祭祀佐奉養甚得
婦道治家嚴而有恩機行中饋至老弗懈凡先生之
行內宜於家外孚於人者皆其相之卒于成化丁未
六月戊子後先生四年爲壽九十耐葬於桃塢則其
年之某月某日也子男二長曰喁卽景端次曰暎女

二虞麟徐澤其婿也孫男五人翀早卒翯丙午鄉貢
進士翕翮翬皆業儒女若干曾孫男若干女若干嗚
呼以先生之學之才之懿奮于久蟄宜其起而大也
而顛躓宦途志不少伸豈非命耶然位愈卑而名愈
昌既壽且康以考其終厥子若孫克象其賢接武儒
科袞袞而興殆未可量抑豈命之所能制耶橫渠所
謂德勝其氣者先生近之矣是用序而銘之銘曰

崑山之良弗登廟堂鄧林之產弗充棟梁位不滿
德人其我惻我命之安何人不得小官不卑小善

必爲懿彼閨門式克相之栽之弗培豈天或繆不
羸于躬用昌厥後有道而文科第繩繩俟天之定
斯焉是徵桃塢之山有寧一室於千百年過者其
式

困學先生馬君墓誌銘

東陽馬君旣歿且葬五年矣其子谷奉吾友中書舍
人王君允達所爲事狀來乞銘予雖不及識君而於
谷有一日之雅誼弗可辭且以王君之言非溢美者
乃按狀序而銘之序曰君諱旭字處晦姓馬氏初號

苦齋後更號困學門徒因而稱之曰困學先生云其
先扶風茂陵人也由茂陵再徙而居東陽之松山又
自松山徙居縣治之西至贈太傅魯國公邦而其家
始大魯公五子皆貴顯而中子贈太師越國公之純
最以文學知名潛心經籍多所著述受知南軒張宣
公一時學者多從之游世稱茂陵先生其孫參知政
事莊敏公光祖又以相業顯於理宗之世魯公少子
曰百六朝請者別居邑之迎恩門其族尤盛號爲西
馬七傳而至道貫與其弟德璋師事白雲許文懿公

講道於八華山中所著有尙書疏義六卷詩文若干
卷自號小隱道人又析居縣南之檉溪是爲君之曾
祖小隱生金華訓導原禮安福縣丞原明安福生梅
竹翁士寧善殖材好施予人以義士稱之翁生三子
君其季也甫八歲而失怙其母陳氏教之讀書爲儒
旣長而學詩於其母弟孟中孟中賢之遂館於其家
使訓諸弟子而資之束修以爲養由是聲譽日起名
門右族爭先以幣迎爲塾師凡鄉人子弟從之游者
莫不知所趨向君之行篤於倫理父早喪弗及養能

致其思每道及之輒嗚咽流涕而於忌日奠哭若初
喪焉在外得一佳味必持歸奉其母母嘗病思食魚
時暮夜無市者持錢行數十里外求之得魚而歸病
因以愈居喪葬祭必以古禮事其從父士潤如事所
生有祖居基業悉以讓諸兄弟而結茅於野中以居
僅蔽風雨而已嘗語諸子曰貧者士之常爾輩宜知
其有命而安焉毋或見利而忘義也處族姻里黨間
一於誠信與人論事必依理道人多樂從之者揚人
之善惟恐弗及而於惡者每切齒焉人諒其直亦不

以爲忤也尤喜拯人之急嘗役於官見人有無辜而
繫獄者力爲白諸官長而出之其所爲類如此平生
所作詩多不錄僅留苦齋稿若下首藏於家成化壬
寅二月二十有七日無疾而終上距所生洪武庚辰
十一月四日得壽八十有三以甲辰之五月十日葬
於檇塢口祖塋之左娶永康古山孫氏名家女有賢
行先五年卒事具翰林編脩張君元楨所爲墓誌生
三子長曰統次卽谷爲郡庠弟子員舉進士未第幼
日命女二人婿曰羊棫虞繼孫男四人汀渚淡渾女

四人俱在室狀之所稱若是君其可謂一鄉之善士者歟銘曰

馬以儒顯在漢曰融東陽之胄遠派扶風茂陵文學莊敏勲庸入華講道傳得其宗後先濟美垂裕無窮君承其後善積在躬推吾所得養正童蒙遊世無悶一瓢萬鍾八十三年命以考終蘊而不發惟後之豐濟塢之藏有柏有松銘以昭之百世來

崇

竹軒處士祝君墓誌銘

國子生龍邱祝璋衰經踵予門拜且泣曰吾上世惟
勤於治生以豐厥家而未有儒其業以顯者先君始
折節讀書好禮交結賢雋用載揚休聲厥美嘗進璋
等于學蓋欲其有所成立以躋攀尺寸爲閭里之榮
也而庸劣無似累舉進士不第無以光照其親爲罪
大矣今先君歿且踰年將就窆窆而未有爲發其潛
者愈重不孝之罪敢奉狀以請惟先生賜之一言庶
幾死而不朽少慰先君於溟漠則璋雖不齒於明時
無憾也璋旣與予有媿且從子問學誼弗可辭按狀

祝氏出黃帝後晉南渡時有諱巡者以散騎常侍來
守信安因家焉厥後又遷於龍邱之錦里歷世滋久
族大以強而貲產之富門第之華甲于一邑曾大父
仁二大父子進父仕恭皆隱弗仕而以豪俠有聞母
徐氏君諱希實字汝誠別號竹軒志尙文雅尤喜吟
咏鄉先生若金長史用誠江紀善秉心嘗與之游咸
器重之正統中有御史行部好爲鷹擊凡強宗豪右
田宅踰制者悉以重法繩之不少貸時祝之門戶方
盛羣從兄弟別屋而居競以武斷相高君雖有豪縱

任俠之行而昧招損惡盈之戒不少謙抑以故亦爲
仇家所誣不得白而與仕恭俱謫遼海矣君雖在行
伍中未嘗戚戚每以書史自娛嘗往來京邑學詩於
翰林學士華亭錢先生溥所與游皆一時名勝若尹
編修直鄭黃門孟祥鄭侍御佑高主事舉曹進士秦
其最故者也天順初會赦得免侍其父以歸計去家
已十有五年矣貲雖破毀而母妻故無恙乃悉力殫
慮節縮財用期以興廢舉墜凡屋舍垣墉之壞者新
之田園之蕪者闢之其見侵於人者則酬其直而復

之不數載而整然完美視昔有加矣君又以富者怨之府積而不散守財虜耳於是務爲長者人雖加以橫逆忍弗與較而調人之急惟恐弗及有假貸而不能償者亦不責也嘗捐白金百兩助修邑之通駟橋不以爲費及歲荐饑又輸米六百斛以資州縣之弗給朝廷嘉之特授七品散官以旌其義君亦不自以爲勞也惟延明師崇詩書禮義以教其子俾爲善士中歲後悉以家事付之二子不以世故櫻其心日與賓客耆舊陶情豆觴壺矢閒或攜聲妓燕遊於水亭

花榭竹石林泉勝處優游以卒歲其亦善於處富者
矣乃成化甲辰夏五月之六日以疾終於家距其生
永樂庚子某月某日得年六十有五娶徐氏子男二
人長卽璋次珂女三人陸週尹賢勞禧其婿也孫男
六人彌望正權允信孫女二俱幼璋等以君卒之明
年九月奉柩葬于邑靈山鄉狀元峯太和嶺東從卜
兆也嗚呼世之以罪坐謫萬里從戍而能免歸者鮮
矣况能不失其舊物乎歸而不失其舊物者鮮矣况
能享有壽考以膺爵命之榮者乎至於克昌厥後祚

膺多賢則又其尤鮮者也而君無不備焉其得諸天者厚矣非積善之有餘慶能若是耶斯其可銘也已
銘曰

有彥於鄉令德令儀不榮以祿亦雄于貲人或擠之蹈彼危機天斯祐之去險卽夷再植有家惟義之爲捐金發廩勿吝厥施命服斯皇以易布韋作善是報蒼蒼匪私旣多孫子亦介壽祺鼓缶而歌式全其歸狀元峯下有塚纍纍孰昭其潛曰有銘

詞

逸軒處士周君墓誌銘

予以閩憲謝病歸臥田間日聞閭閻愁嘆聲竊怪古
之爲吏者以治得民而今之吏往往爲民所疾視何
古今人之不相及耶士有胡孟中者語予以周湯溪
之賢曰其政悶悶其民醇醇凡有經求寧以其身取
怒於上弗忍民之荼毒當道者屢欲羅致其罪民譁
然羣愬於上以白其非罪真若子弟之衛父兄焉予
聞之瞿然古循良之治不可見有不厲民自養如湯
溪者斯可矣然意其必有所自也孟中曰湯溪之尊

甫逸軒翁者嘗書以訓之曰令爲民之父母職惟子
惠元元毋事貪殘以隳其職以辱其親也故湯溪之
政不爲東野畢之御以希世而取寵焉予乃嘆曰魯
無君子斯焉取斯宜湯溪之賢於人也未幾而逸軒
以疾卒于家時湯溪方以述職朝京師弗及知迨竣
事而聞訃焉摧咽如不欲生因介孟中衰經踵予門
拜且泣曰先君行修于家儀于鄉雖弗獲用于時而
宜聞于後諸孤不肖無以光昭其親爲罪大矣惟先
生哀而銘之則雖死猶不死也予雖不及識君而雅

善湯溪之治行且孟中之言非阿其所好者乃按其
所自爲狀序而銘之序曰周氏之先有諱訓者仕宋
爲銀青榮祿大夫御史中丞兼檢校國子祭酒始自
吉水徙家安成之北門其後有自北門而徙安田者
則君之祖義方也以貲雄于鄉爲萬石長者則君之
考孟恢也皆有鄉行爲衆所推君諱鐸字大振別號
逸軒自幼穎敏有器識受易於石潭劉先生能得其
旨要雖累於家政弗果卒業而志耽書史嗜吟咏嘗
歷吳楚遊兩京交結名人勝士相與咏歌酬唱以紀

其勝積成卷帙號江湖勝覽其治生則務勤儉操畸
羸以裕其家其事親長處宗黨不失其懽心嘗以先
世所遺居室讓其二兄而弗居有得遺金於沙上則
還其主而弗顧有盜竊其稼穡者遺之斛粟以愧其
心鄉里有忿爭者和之酒饌以息其事其輕財好義
類如此晚歲築書室於西溪而環以竹檜日徜徉其
閒客至則焚香煮茗治具相飲壺奕觴咏以爲樂雖
久而弗厭也室中所蓄惟經史子集及百氏之書延
明師以教其子懇懇乎導之爲善弗納於邪其子璫

卒以明經舉進士于鄉出宰湯溪以治行有聞成化
丁未憲宗皇帝以大孝尊親上徽號於太皇太后推
恩以及天下凡民年八十以上而德行可尊者錫以
冠帶有司以君應詔鄉人莫不榮之而君猶歛然不
自居也君娶蒙岡王氏克配其賢先二十年以卒子
男二長卽璫次曰璠女二鄧鍾衡伍希游其婿也孫
男六曰某某曾孫男二曰培坦俱幼君之卒以宏治
壬子十月二十九日距其生永樂己丑十一月十有
六日得年八十有四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某里某

山之原銘曰

治生能富教子能賢不榮以祿亦永其年皇皇命
服有隕自天非德之致其曷能然沒吾寧之于此
歸全銘以昭之是曰逸軒

楓林謝君墓誌銘

予友楓林先生既沒且葬二十年矣今年秋其子處
州通判諮具事狀以書來乞銘予與君舉進士同年
在翰林同官且營道同術而志同方相知最故誼弗
可辭乃按序而銘之君諱文祥字元吉姓謝氏別號

楓林世居衡州耒陽之羅渡曾祖某祖某皆有鄉行
父必賢以鄉舉進士歷官洛容江都知縣終無爲知
州母楊氏嘗感異夢生君於江都官舍幼有奇質其
孝友之性廉隅之節夙異常兒及無爲卒於官君年
甫十有四哀毀如成人比長能刻意問學嗜書如飴
晝誦夜思矻矻不少懈爲文亦豪健有氣華問日流
湖南人士從游者甚衆景泰癸酉與兄文華同薦於
鄉成化丙戌登進士高第選入翰林爲庶吉士君得
盡讀中秘書友天下士益加淬礪以充其所未至慨

然欲有爲於當世不肯碌碌以負所學也後二年擢授陝西道監察御史曰是足以行吾志矣侃侃立朝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數上疏忤犯大臣不少顧忌一時風采凜然有蛟龍在淵虎豹在山之勢而當道咸側目焉不數月遂左遷爲南陵丞凡可以利民者皆欲次第爲之而邑有令郡有守又有巡撫巡按諸大官事每掣肘弗克究其所爲嘗值歲凶民以餒告君請於上不俟報而發廩賑貸焉民咸德之而巡撫都御史海南邗公持文法將以擅發罪君君曰若請而

待報須及數月民之殍者眾矣以是獲罪固所甘也
卒亦不能罪君在邑二年自以不能毀方瓦合俛隨
人後且牧人牛羊而求芻不得何可一朝居也乃以
病謁告乞歸田里時年方三十有八日與鄉之耆舊
徜徉山水鼓琴詩賦飲酒奕碁爲樂不以一毫世故
嬰心教諸子惟詩書禮義是崇不使趨於利也曰汝
等能有成立庶幾可卒予志閑居九年忽一日無病
而卒成化己亥八月十八日也距其生宣德癸丑得
年四十有七明年庚子葬於邑之義興鄉辰岡山有

遺文若干卷藏於家君娶李氏前雲南按察使璽之
女有賢行子男六人長卽諮次曰訥鄉舉進士曰誨
曰諤皆邑庠弟子員曰言曰訪尙在家塾女二人劉
甫資世英其婿也君狀貌魁傑而志銳氣剛勇於爲
善事親能孝與人交有終始嘗與予抵掌談論謂天
下事無不可爲者恒以古人奇節偉行自許故其居
官言人所不敢言爲人所不敢爲雖擯廢厄窮而意
氣彌厲未嘗有憂戚不堪之色予亦謂才氣不凡足
以有爲天之困屈之者殆將堅其志老其才而大其

用也孰謂君之遽止於是耶嗚呼悲夫銘曰

矯矯謝君邦之司直有藹無時一鳴輒斥吾身可
斥吾節不渝靡容立仗爰用求芻厥或撓之吾其
歸矣鼓枻洞庭濯纓湘水維材維志若以有爲不
位不年乃止於斯胡昇之隆而奪之遽徒抱瑰英
閔茲幽隧彼躬不獲惟後之貽爰作銘詩以永其
垂

萍齋陳君墓誌銘

始予以閩憲謝病歸東陽陳君熙仲從其兄平仲來

訪予目其貌耳其言固知爲鄉之善士已乃數相過
從又遣其子廷相來從游遂與親善君一日預作歸
藏之所取蔡西山語名以還化而屬予爲記予又喜
其植志不凡且能達於死生之說意其將有進焉孰
謂君之竟止於是耶今年夏廷相忽凶服踵予門拜
且泣曰先君不幸棄諸孤矣今將就窆竊惟先生哀
而賜之銘則雖死猶不死也予爲之失聲驚嘆誼不
得辭乃按其所自爲狀序而銘焉君諱訪姓陳氏熙
仲其字別號萍齋世家東陽其先代有聞人爲衣纓

右族曾祖道貴祖迪傳號真白道人有儒行父原深
鄉稱長者母李氏君自少穎敏聞人讀論語過耳卽
能成誦眾皆異之長而好學知大義從鄉進士楊榮
事舉子業或謂時文僅可干祿耳遂棄不事而肆力
於經史百家之言欲以古文傳世旣又翻然悟曰學
者將以行之豈徒記誦詞章之習哉於是發言制行
必則古昔不敢有所戾焉時其家爲租稅長曰此弟
子所當服勞者遂往代其父兄執役不懈嘗居父喪
與兄平仲廬於墓者三年服闋猶哀慕不忍去也居

鄉接物恂恂謹飭與人言必依於孝弟忠信事與之
謀是是非非必忠告焉又好周人之急嘗歲大旱鄉
人苦饑則罄所有煮糜粥食之有疾病者濟以方藥
其所爲類如此晚歲猶勤於學晨牕夕燈手不釋卷
居傍柳溪喬木森蔚每暮春長夏袖書往遊臨清流
坐釣石沉潛披誦有以自樂人不得而知也一日取
平生所爲詩文悉焚之曰文非載道存之何益居常
訓其子弟以聖賢言行爲做人規則以讀書明理爲
處事之要未嘗一及於謀利也宏治丁巳二月十二

日以疾卒於家年五十有八娶盧氏有婦道先二年卒國子祭酒謝公鳴治爲銘其墓者也子男三長卽廷相次廷賓以爲兄平仲後次廷士女一適盧大濟孫女一未行卜以某年某月某日與盧氏合葬于仁壽鄉西塢郭園山祖塋之左卽其平日所營謂之還化者也嗚呼今之士誦書業文者莫不爭馳競逐於名利之場以求售於世若吾熙仲之學以爲己飭躬砥行而不求聞達者幾何人哉是不可以不銘也銘曰

其學也篤其行也獨濟真味腴柳溪之曲還化歸
全郭園之麓銘以昭之有轟其伏尙俾後人踵茲
芳躅

汀州府同知懶翁章君墓誌銘

予往歲嘗遊越中見故方伯陸君克深及今僉憲陳
君直夫咸道其友章君碩卿之賢而予未之識也今
年秋君之子有徵忽衰經踵予門手直夫之書而具
君之世出行治屬予誌其墓予既不獲面君又素不
能文辭之再四而有徵固請弗置旣嘉其能孝且以

直夫克深之言非阿所好者乃按狀序而銘之君諱
頤姓章氏碩卿字也別號懶翁其先世家建之浦城
代有顯人由浦城再徙而居山陰之離川故今爲山
陰人曾大父敬道大父彥文父清號萃和讀書敦行
皆隱弗仕母諸氏生四子君其季也自幼穎敏嗜學
工古詩詞下筆輒有奇句弱冠游邑庠治舉子業蘄
然見頭角時故胡漸齋在郡庠名譽甚都君課試恆
出其右諸老生皆歛筆推讓後進多師事焉獨不利
場屋迨貢入國學始登應天府卿薦又三上春官皆

不偶宏治初以銓試第一授汀州府同知時年已六十有二矣君蒞政勤慎究心民隱郡庫遠年軍籍多腐壞吏緣爲奸民病焉君爲搜剔整比而清理戎伍始有攷據屬邑連■而易置卷籍以誣令令初失檢防竟無以自明君歷攷其出納日期前後錯繆爲辯其誣人以爲明上杭有富民死而乏嗣妻欲以所有畀其婿夫之兄弟有子應繼者爭焉獄累年不決君召其妻諭以大義不數語而折其獄清流令貪虐無狀部使者欲致其罪同官皆曲庇之君獨

奮曰縱惡不去如吾民何卒置之法他若均徭役董
賦稅理刑獄及操習民兵皆有法不擾郡事多倚君
而辦尤加意學校每公暇輒詣學課試諸生論談
經義士皆宗之歲丙辰君應人覲以年近掛冠請老
而歸君爲人嚴正而宅心仁厚與人交有始終有失
必相規論事不苟同而未嘗肯言人過其在學舍時
時以餘廩市甘鮮歸餉其親其居喪一以朱子家禮
從事不用佛老仲兄高年奉之唯謹其歸老首剏祠
堂具祭器朝夕參謁不以
四時享祭必誠必敬

又置祭田若干畝俾族人輪掌以供祀事遇宗族鄉鄰曲有恩意闢家塾延師儒以教鄉族子弟有性敏者則資給使進於學家庭之政內外斬斬非公事不入城府日與鄉之耆舊若馬憲副通伯及直夫諸公以詩酒相往還築豐樂窩於所居之西山水勝處遇風日佳時幅巾布屨徜徉其閒或命舟出鑑湖過道士莊尋放翁遺躅有翛然物外趣君博通經史百家言以至醫卜地理靡不精究尤好吟咏有懶翁稿若干卷藏於家宏治戊午十月五日以疾終於正寢距

其生宣德己酉得壽七十娶同邑沈氏有賢行先三
十一年卒繼娶王氏子男一卽有徵女四安福教諭
林舜臣暨孟震趙音沈節其婿也孫男二鍵罇孫女
壽媛以某年月日葬于某鄉柴家塢先塋之次銘曰
浦城之章由宋顯聞離川之族逮君始振少而積
學萃美於身晚佐專城遺愛在民位未滿德志已
倦勤載懸二車歸臥白雲稽山鬱鬱鏡水泔泔柴
塢之兆考卜維新爰作銘詩以永其存有之似之
在子與孫

名五
三
藏板
淑人范氏墓誌銘

宏治癸亥秋八月二十有四日子年友南京兵部右
侍郎金公德潤喪其內子淑人范氏以明年正月某
日葬于江寧縣會化鄉鍾家崗之陽公命其子太僕
丞達太學生述衰經造子拜泣請銘其葬予以衰朽
不文蹙然不敢當而達固以公命見屬不獲卒辭乃
按狀而書之淑人諱宗賢姓范氏其先四明人永樂
中有諱叔平者仕爲監察御史始家京邑其弟贈光
祿署丞叔繼則淑人祖父也父曰季深有隱德母賀

氏名士友菊翁之女淑人幼鞠於外家端淑敏慧寡
言笑善容止工女事多識事理友菊鍾愛之擇所宜
歸而公少游京庠業進士有俊聲遂以字焉既授綬
于行與公相敬如賓相勉以正綜理家政斬斬中度
又能甘澹泊服儉素凡百省縮以供學費故公不累
於私而卒成其志其事公之父竹隱翁與繼母陳氏
惇行孝謹夙夜惟虔務悅其心而后已公登進士第
恩賜歸省適竹隱壽躋七袞賀賓滿門淑人竭力供
具至脫簪珥以佐其費無難色其從公居外內艱尤

克致哀盡禮公宦遊中外踰三十年三歷部署四遷
方岳又進位右副都御史巡撫江湖閩廣諸邊方而
所至咸有勞績懋著聲稱者以內助之賢能成其美
也今公位少司馬爲國大臣祿賜豐矣而淑人一處
以約服食器用無異疇昔惟樂施予不吝所有雖以
公由安人進淑人兩拜恩封命服輝煌亦未嘗自以
爲貴其子達能力學取科第而治縣有聞召爲太僕
寺丞述亦卒業成均而待選銓部將有祿位又莫非
淑人之教有以成之也達奉使南畿得便道趨庭一

省晨昏將往巡姑熟時淑人始得微疾勉使服勞王
事勿以我爲念旣別去乃謂述曰爾兄此行吾弗及
見其歸矣爾當以吾言諭之勿致哀毀以貽父憂又
謂公曰我弗能終事君矣言訖而逝其神識不亂如
此距其生正統庚申得年六十有四子男三長卽達
次日傳早卒幼卽述也女三曰宜蘭宜萱張綬陳金
其婿也曰宜芝亦早卒孫男二曰昆杲孫女八長適
鄉貢進士邵鏞次適儒士徐忠言餘皆未行觀公所
狀淑人之行如是則爲婦爲母舉得其道豈非易所

謂恆其德而貞吉者乎宜公之哀悼不已而欲永其傳也乃爲之銘曰

有婉淑人壺彝孔嘉爲君子述誕啓有家克勤克謹不驕不溢彤史有光閨門是式有翼于夫旣鴻厥聲有迪于子亦以芳馨寵命自天津彰德懿生榮死哀而孰與媿鍾岡之阿堂封峩峩銘以昭之百世不磨

胡母張氏墓誌銘

宏治癸亥之秋予被命起自休退來官南雍有錢塘

胡君懋欽者亦來爲博士其貌恭而和其言質而不
妄其行慎而不苟其學明於經術而達於文詞與之
處久而益親今年春忽聞其母之訃將解官歸執喪
理葬事因介其友國子監丞戴君鏞爲行狀而衰經
過予拜泣請銘予旣與之同官雅知其賢而戴君之
言非溢美者乃不果辭按狀母張姓諱妙善故濟南
郡判鳴鶴之女爲怡泉處士克從之配生有淑質十
歲時其母聞人氏遘疾日侍湯藥不離側夜則露香
籲天乞以身代母卒每慟輒垂絕自恨早失恃恐後

於人窮晝夜事女工少不愜意則悒悒終日必求工
乃已及歸怡泉克謹婦道其姑性嚴恆曲意承順以
悅其心相夫子以勤儉禮義植其家惡衣菲食不求
華美中饋之暇輒事紡績奉賓喪必以禮婚嫁不論
財撫孤姪如己出和妯娌御臧獲舉得其宜尤好施
予有求必應里族皆賢之其諸子漸長各使之力業
自強以博士質可進學贊怡泉使游邑庠求良師益
友與之處每脫簪珥以資其費無吝色用是博士學
業有成登進士乙科授無爲州學正又遷今職綽有

聲稱皆母訓所致也宏治甲子十二月二十九日以
疾終于家距所生永樂辛丑十二月十二日享年八
十有四生四丈夫子長鎮次卽博士次鉞次鈿一女
適王璟先卒孫男十女九某其婿也餘尙幼某等卜
以某年月日祔於此山仙芝嶺怡泉之兆銘曰
女兮婦兮其孝維則妻兮母兮其儀不忒淑哉若
人旣培旣植有子登朝聿濟其實乃棄榮養歸從
所天北山芝嶺有封巋然合璧于茲其固其安銘
以昭之垂休萬年

許宏濟墓誌銘

屠維協洽之歲東陽許生來從予游予見其丰神秀異禮度閑雅庶幾可與共學也而叩其所習則嘗從鄉進士陸君汝亨治舉子業焉予謂舉業務記誦工文詞利祿計耳此爲人之學也與言古人爲己之學在科舉之外者生聞之忻然若將有志焉後二年予遭先君之喪生來弔哭予訝其神色枯瘠若有疾者而生固自若也別去未幾遽聞不祿予切悼焉乃父遺安翁兩以書抵予乞誌其墓辭甚悲慘予時哀疚

方殷言不能文辭而去之迨予免喪則生墓草宿矣
遺安復申前請不克卒辭乃按其友馬谷逢原所述
事狀序而銘之序曰生名儲字宏濟姓許氏世家東
陽入華山下其先出晉孝子殺宋宣和間有諱瓊者
嘗集義兵禦睦寇攝守郡城而歿于王事贈秉義郎
鄉人德之廟以祀焉其十七世祖也曾祖守宸祖允
昭父持正以孝義稱於其鄉別號遺安母蔣氏生自
幼穎敏善記誦能聲對故中書舍人王君允達一見
奇之而安化宰麟溪鄭君士信因以女妻焉比長而

游學於外聞二親有疾晨夜馳歸躬侍湯藥衣不解帶食不甘味者兼旬雖盛年而髮有變白者嘗見其父勤於治生闢田築室歲無寧日則跽而請曰翁之焦勞將爲子孫計也儲之志惟欲讀書成身以光大其門耳不在厚積以爲富也何庸自苦若是乎其天性至孝而輕財好義類如此已而提學憲副趙公粟夫署爲邑庠弟子員生旣入學遂與同志六七人從姚江文士于宸能安講學於西甌山之佛居晝夜淬勵劬劬不少懈因是邁疾而咳血以卒時弘治辛酉

三月二十六日也距其生成化丁酉得年僅二十有五配鄭氏止育一女以妻兄之子祐爲後遺安傷慟不已與之友者莫不失聲相弔且爲詩以哀挽之卜以某年月日葬于其邑之某里某山之原予謂生之天性近道而學勤志銳使假之以年則所就有未可量者而遽止於是焉宜其父友之哀悼而不能忘也嗚呼其可銘也已銘曰

有璞之良在琢而毀有木之美未榮而瘁才而弗壽古今所喟曷以告哀視此銘誌

刑部郎中雲松丁公孺人李氏合葬墓誌銘

成化丁酉南京刑部郎中丁公致政歸曹城未幾而
沒葬於邑之長寧鄉南洲灣而前太常寺卿兼翰林
院侍讀學士安成吳公節已銘其墓矣卜者以其宅
兆爲未利也欲改卜而未果後二十餘年其配封孺
人李氏卒始得吉卜於某鄉某里之小塋坑乃遷公
之柩與孺人合葬焉其孤裕不遠千里衰絰踵予門
泣拜請銘予時居先君之喪哀恫罔極筆硯不能爲
也迨予免喪而裕又以爲請念昔公在刑曹予評大

理相與有雅故而裕又嘗從予問學不可卒辭竊惟
公之行治已詳具吳公之文不容贅矣而遷祔日月
不可弗識敢摭其大略與孺人德善合而書之按狀
公諱琥士信其字世家豐城曾大父壽可大父尙文
皆贈刑部右侍郎二妣李楊皆贈淑人父鉉起家進
士累官至刑部右侍郎追贈本部尙書母葛氏累封
至太夫人公本伯父貧樂翁子自幼穎敏好學尙書
擇之爲嗣承事四親咸得其歡心當乙巳之變尙書
沒王事朝廷推恩錄用公爲大理右評事執法不苟

有武弁罪應大辟權宦欲貸其死公毅然不受私謁
卒正其罪歷遷南京刑部福建司主事員外郎進署
湖廣司郎中翺翔寺部三十餘年所至皆以能稱無
有毫髮過舉旣滿秩遂納祿而歸自號雲松老人優
游田里而終卽其歸之年閏九月二十五日也孺人
姓李氏諱冬同邑港口鎮大族女也淑柔沉靜克循
姆教其父母鍾愛之擇公以歸嘗從公侍尙書及葛
夫人于京邸凡朝夕奉養衣服飲食祭祀賓客之具
皆親執其勞必精必潔而豐儉適宜內外賢之及公

服尙書之喪旣闋將挈家之官而孺人以葛夫人年
高不能涉遠獨留養姑服勤左右惇行孝謹以悅其
心間嘗奉姑命一往省公於南都而思念晨昏不忍
久違未幾卽歸終養且於其夫所自出之親奉生送
死皆致隆焉其不暱私愛而能孝如是綜理家政內
外斬斬延師儒以經學教其子督臧獲以農圃裕其
家處親屬撫婢妾恭上惠下各得其道雲松之少能
盡力於官而老得自休於家皆由內助之賢也雲松
歿後孺人老矣而女事不廢晚歲病風孿歲餘以痰

咳而卒子男四人長禎蔭襲國子生先卒次祥次祉
幼卽裕吏部待銓國子生女一人適新建熊義貫孫
男八濬澈潮泮潔海淡汾孫女七俱未行曾孫男五
曾孫女三俱幼公生永樂甲午卒成化丁酉得年六
十有四孺人生永樂丁酉卒弘治辛酉得年八十有
五其合祔於雲松卽其卒之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也
夫公之居官盡職不辱其先而孺人克修內政以成
其美皆有可書且死生契濶二十餘年而卒於同穴
非偶然也是用敘而銘之銘曰

有赫秋卿委身徇義帝用推恩賞延於世公起布
韋遂登朝著宦業是修家聲弗墜有淑者迷貞靜
惠柔相成內治配德惟修自天作合同穴首邱勒
銘貞石昭示千秋

處士李君墓誌銘

曩予承乏長南都太學四方之士咸辱與游永康李
生滄時來問業莊重謹飭若不能言者而爲文亦平
實無險恠華巧類其爲人與其他少俊浮躁者不同
予竦然異之固嘗期其可遠到也旣予以老病得請

歸休故里則聞其已登戊辰進士第矣今年秋忽衰
經歎予門拜且泣曰吾父劬躬教子欲其有所成立
以顯揚萬一而滄庸劣不肖弗克副親之望昨者始
領鄉書而先君遽棄諸孤迨今甫得一第未克致鍾
釜之養而老母又復辭堂不孝之罪上通於天匍匐
奔赴攀號擗踊幾欲無生惟有忍死以圖襄大事惟
先君之墓葬木已拱而未有刻辭茲將奉母之柩以
祔先君之兆輒不自量欲並著二親德善以紓罔極
之痛惟先生哀而賜之銘則吾親猶不死也顧予衰

耄荒踈久廢筆硯豈足以承吾友不朽之托敢謝不
敏而生固以爲請乃揖之前而問其世曰某之先仕
唐刺史遠者其子賜爲參軍咸通中嘗領兵從破裘
賊因占籍于杭而再遷永康則賜孫德明也德明十
世孫曰翽在宋淳熙第黃由榜進士翽之元孫曰靜
當元大德丁未歲大侵發粟賑饑所全活者甚眾靜
之曾孫秉良者嘗代父詣獄而歿於姑蘇人咸稱其
孝蓋先君之大父子仲仁少孤能自樹立則先君之
父也先妣蔣氏同邑名家女父曰某母某氏生十有

幾年而歸先君問其行則曰先君諱鑑字正明材識
通敏宅心淳厚其事親能養而没能致思每值諱辰
輒悲戚流涕處宗族鄉黨曲有恩意見孤窮者矜恤
之能敬禮賢士大夫尤精於法律凡邑大夫政有所
不通皆咨決焉鄉人咸推重之先妣性慈良志勤儉
寡言笑佐先君理內政皆有條理視諸庶如己所出
媼姪鄰里皆無間言問其後曰子男四曰潮澄澤其
季卽滄而潮與澤則庶母耿氏出也女三其婿曰朱
谷馬騮吳海孫男五曰林松棧樞木女三俱幼未字

問其壽若葬則曰先君生正統丙辰終弘治庚申得
年六十有五以某年月日葬某鄉某里官塘之原而
先妣之生則正統戊辰終正德己巳年六十有二將
以今年某月日合而窆焉予雖不獲識君而觀其教
子有若滄之賢固知其必有所自也乃次第其語而
系以銘曰

材禔邑政譽重鄉閭治生能富教子能儒懿彼閨
門相成厥德歸全九京于茲合璧鯉庭濟美鴈塔
蜚英顯融伊始作善是徵尙有勉恩龍章下賁爰

作銘詩詔爾來裔

從父文山府君墓誌銘

嗚呼是爲從叔父文山府君之墓叔父之歿今十年矣其壯時嘗自營壽藏于所居之西而術者以爲不吉故久而未克襄事今年春始改卜于建德孝行鄉龜頭浦南羅塢山之原以三月七日安厝焉從弟滂等以狀乞銘懋雖衰耄不文而於誼不得辭也按狀府君諱檉字伯榮別號文山故老相傳爲宋名相卹文簡公得象之裔先世家建之浦城南渡後來居蘭

谿純孝鄉之杜瀆高大父觀曾大父禧大父叔正父
邦遠皆有鄉行前母張氏母邵氏生母徐氏府君少
失怙鞠於二母天資溫厚謹良雖未嘗問學朴野無
文而行甚瀆篤無市井儇薄之態未弱冠長兄物故
諸姪加以橫逆而同母兄亦莫之顧恤眾欲析產異
居田廬美者恣兄姪所取府君所得美惡多寡弗較
也事二母則甘旨之奉不以窘而少缺皆得其歡心
及母以天年終喪葬之具尤致厚焉其兄商於外而
家遭回祿之災則竭力救免嫂氏之奩資而已之囊

篋弗顧也後兄喪偶事之益恭迨兄歿而哀慟不已
每念及輒嗚咽流涕視其諸子猶已子焉其田土與
人連界或見侵視之如不見人有假貸不能償者亦
不汲汲於取索也其平生足跡不入官府處豐裕無
洋洋之色而窘迫無戚戚之容待姻族一於雍睦接
朋舊一於謙讓而御下皆有恩意未嘗失色於一人
鄉里咸稱爲善士云正德己巳四月十八日疾革召
滂等告曰死生常理不須悲慟吾死後勿用僧道治
喪餘無所言距其生宣德癸丑二月十日享年七十

有七娶徐氏里中名家女有賢行工女事兼通書數
能以勤儉相府君而成其家子三人滂沛淋也孫男
五人贊贊贊資賈而贊業進士爲邑庠弟子員曾孫
男七人迺适遇迎述迸邁銘曰

鑿耕作息自食其力不營於世無忤於物太古之
民不知不識命以考終順存寧歿作善降祥彼蒼
靡忒用昌厥後式昭隱德爰作銘詩勒茲貞石詔
爾孫曾纘承無斁

靖江知縣聽菴鄭君墓誌銘

君諱錡字威甫姓鄭氏別號聽菴其先揚州人宋南
渡後有仕於蘭谿者因家邑之東門至君之曾大父
克義又遷邑西天福山下克義生溥俱隱德不耀溥
生迪字宗吉君之父也以鄉舉進士歷官祁門嘉定
鄆城訓導皆教有成績推陞魯府紀善嚴毅方正輔
導有方藩王最所尊禮奏陞本府長史後以事至京
忽遘疾卒於蔡村王嗟悼不已爲文遣官賜祭優恤
其喪長史公官居清署而取受不苟囊篋蕭然以清
白稱君時年方九齡亦能執喪從二兄扶襯歸葬故

里稍長克自奮發刻苦爲學資敏而篤志遠而堅窮
日夜捧誦不輟年二十有六以母邱夫人命往從豐
城丁秉英先生游丁以論孟之操存涵養充廣體驗
與學庸之誠敬易之先天後天與之講究而君能潛
心體認弗明弗惜丁爲江右老儒講下諸生林立少
所然可而獨許君爲可教居三年而歸親送以文期
勉甚重歸後與予同游庠序聯几硯麗澤講習不爲
世俗記誦剽竊之學以文行相砥礪以古人自期待
凡作舉業互相參訂可否不厭刪改未嘗偏執已見

務求至當凡遇上官考校每占首列聲譽籍甚鄉邑子弟多從受業若趙郎中年余太守絢翁員外文魁朱知縣隆董知縣遵輩皆出其門而蘭谿易學之盛實自君倡焉其爲文不蹈襲陳腐多所自得而理致深遂雖累困場屋志不少變成化戊子始登鄉薦主司刻其文以式後學己丑會試不偶卒業太學祭酒邢公讓以賢關賦命題課試諸生預試者數千人獨取君一賦最優徧呈在廷公卿莫不嘆賞皆以倫魁望之由是近而隣邑金華遠而鄰郡處州凡有志於

學者莫不以禮延聘而師事焉聞其講貫經其指授者多所造就而處州金信輩又彙集其所作經義爲蒼山化雨錄而傳誦焉成化乙未登謝遷榜進士名在三甲人皆以爲屈而君固漠如也授知靖江縣以平易爲政視民如子務崇教化不尙威法民皆仰之如父母焉時有崇明縣流民攜家三十餘口泛海欲往江北種田被風飄至靖江之爛港適遇鎮江巡捕千戶同常州府經歷指爲海賊與地方應捕人劉瑞捕獲之將以爲功拷掠無完膚民誣伏焉瑞等走報

君疑有枉親往讞之檢舟中無他贓仗惟農具什物耳知其寃千戶等忽出分盜贓單目一紙爭之甚力君視單目紙墨鮮好問何從得之眾曰於醢魚包下得之命疊別紙置之包下隨手取出則紙已濕爛不可展視眾目劉瑞君知計出於瑞鞠之得其情乃罪瑞等流民發回原籍千戶經歷惶謝而去非君之明則寃而死者又不止於三十人矣其在官或得美味必使持歸獻其母然後食以年滿五十而母氏在堂不得躬奉觴稱壽命工繪爲拜跪供饋圖像題詩其

上寄歸以慰其母焉後以母憂去民思之不忘至刻
其像於石皆模印而裝潢爲軸以祀於家其以治得
民若是服旣闋以祿不迫養遂以病在告絕意仕進
弘治庚戌以子瓘舉進士于禮部命其代上疏乞休
致焉蓋其仕本爲親而素履恬退非爵可久糜也常
厭舊居喧雜乃爲屋數楹于慶成橋官塘東岸以燕
以處澹與世相忘惟四方儒生來游從者樂與引進
見有少俊才美者輒加獎勉聞人一節一行之善亦
喜談樂道之持已謙恭不事矯飾接其氣貌渾然如

入春風中儂薄鄙吝爲之潛消其平居恂恂人視之
愿者也至義所當爲則奮不顧俗其事母孝養懇至
奉二兄未嘗少忤或有所欲樂與之雖遇詬詈笑而
不答友厥弟恩意交孚垂白不替處宗黨姻戚無論
少長富貧皆曲盡其情與人交能敬信而有終始嘗
念丁先生恩同罔極爲主祀之至老不懈其孺人王
氏湯溪名家女性慈惠儉朴居貧不辭艱苦躬執爨
以養其姑服飾不事華靡勤績紡以成其家撫愛諸
子嫡庶如一克配君子無違德焉君與其子瓘得專

志于學以成令名者皆孺人內助之功也其卒也先
君五年蓋正德辛未八月十四日也距其生宣德己
酉壽八十有二以甲戌九月二十五日先厝於橫山
鄉蔣村之原子男四人孟曰璠叔曰珵皆早卒其仲
卽權第弘治庚戌進士歷知鄒平長洲二縣皆有治
聲後以楚雄通判盛年辭祿侍君於林下者二十餘
年亦能繼其志焉季曰琫側室秦氏出也女亦四人
曰珮曰珂曰箱曰筐唐學朱佛世潘本俞岐鳳其婿
也孫男六曰絳曰繕魯府典膳曰纘曰綰曰紆外孫

唐龍今爲監察御史孫女一曰織適郭九思曾孫男
道傳國柱國器女閨俱幼君之學雖有師承而其所
自得者尤多於諸子史無不博綜該洽而尤邃於易
及四書潛心玩味蓋終身焉其所著有三才一貫圖
所刊布有文公感興詩通所編纂有蘭谿縣志其所
遺詩若文皆溫純典雅類其爲人將輯以爲聽菴集
焉其生宣德戊申以今年丙子八月八日考終於正
寢壽八十有九其孤瓘與琫襄卜以九月二十八日
合窆於王孺人蔣村之兆以其門人董遵所狀事行

來乞銘予自少獲從君遊最辱知愛習業相勸而過
必相規號爲莫逆固不敢以毫荒不文辭况君之學
之德之懿貫出流輩爲後學宗師而蚤辭榮祿高尚
其事有得於易之所謂志可則者庶幾乎彭澤之流
亞矣其可以不銘乎銘曰

嗟我鄭君志業不羣少學成已善淑諸人吳興門
下棖桷誥誥晚仕爲親遺愛在民河陽縣裡桃李
蓁蓁位未滿德志已倦勤歸辭墨綬終臥白雲天
錫純嘏人仰達尊有淑好逯德順以真相成內政

葛覃采蘋慶鍾厥嗣麟趾振振家學由傳有道有
文蔣村之兆考卜維新刻茲貞石昭示無垠

太學生張君墓誌銘

君諱昊字曰旦姓張氏其先出於周大夫張仲之後
世居於陝一遷於郿再遷湖州世次名字皆失傳後
唐長興初有六府君諱鞭者始居蘭谿純孝鄉之深
澤鞭六世孫曰后良婚於黃湓齊氏又因而家焉其
後又六世至恭三府君兄弟因元季兵亂隨產而居
于石阜嶺迨今宗族熙盛富者仕者代不乏人其曾

大父均亮妣鮑氏大父仲高仕爲雷州清道巡檢妣亦鮑氏父曰善瑩母夏氏生子六人而君居其五幼淳謹樸實有志於學父命充邑庠弟子員能自拔流輩來從予游其質頗魯每誦書必數百過然後能記而所記卻能久而不忘與之講論經義一時不能領會必反覆質問久之而後能曉悟既有悟焉則異說不能惑矣作舉業文字不能操筆立就必沉思多久而後成章其文質實簡易類其爲人不爲新奇華巧之詞以趨時好故往往不合於主司雖累應科試不

能一薦於鄉年幾五十然後貢入禮部廷試中式而
卒業於太學又越數歲始得附名銓部乃歸而待用
焉其居家能修弟子之職未嘗得罪於父兄宗族處
鄉儻不爲暴戾之行亦未嘗見惡於人與朋友交莫
不服其信義亦可謂一鄉之善士矣惜乎天不假年
將及授官遽以一疾而終蓋弘治乙卯仲冬二十一
日也距其生正統辛酉得年僅五十有五以明年正
月二十日葬于所居之右郭山之阿其配邵氏子男
二人曰浙曰邦女一人婚曰董和孫男五人曰一夔

一范一莅一蒞一萃近予以老疾臥家而浙忽來泣
而告曰先人沒時浙方幼稚不能乞銘以葬爲罪大
矣今歲逾二紀墓木旣拱而墓石亦多毀敗茲欲重
加修治願賜一言以補誌銘之闕則先人雖死猶不
死矣惟先生其哀之嗚呼以曰旦之材之行不
獲一見於用而齎志以歿其亦可悲也已故序而銘
之銘曰

爲山九仞一簣未成歷階九級一蹴未登其所未
至非力所能已乎曰旦何命之屯種學績文徒勤

一生積勞守選天衢靡亨裁之弗培乃覆其傾不
位不祿曷壽曷名人爲我惻吾何庸情已乎曰且
存順歿寧躬之不羸貽燕孫曾銘以昭之慰爾幽
扃

兵部員外郎鶴山陸君墓誌銘

正德己卯四月甲申兵部員外郎陸君汝亨卒于官
僚友爲具棺以殮厥配徐孺人攜幼子自京師歸其
喪諸孤奔赴及於中道遂相與扶輓而殯於中堂予
往哭之而卜宅尙未定也又明年始得地于瑞山鄉

瑞山祖塋之左以十二月十有四日墳而厝焉其孤
近仁親仁衰經踵予門拜且泣曰先人少嘗從游門
下荷教多矣今仕而登朝不幸死於其職願先生哀
而賜之一言誌於幽堂以慰先人於溟漠則雖死猶
不死矣予謂汝亨之死重於泰山而見素林公爲表
其墓足爲不朽之托若予之昏耄垂死言不能文者
何足爲輕重哉因謝不敏而近仁兄弟堅以母命爲
請不獲卒辭乃按其執友董道卿之狀而述焉汝亨
諱震姓陸氏汝亨其字也別號鶴山世爲蘭谿純孝

鄉人會祖子昭祖宗南皆不仕父敬夫贈文林郎泰
和縣知縣母陳氏贈孺人汝亨自少穎敏出眾年十
五以父命入邑庠與同里黃夢弼共學皆有大志不
屑爲世俗之習與邑中名士姜仁夫實夫輩過從論
學時或入山大爲讀書計旣而累舉不第乃與夢弼
來從子游予語古人爲己之學及先正截斷爲人之
語必須講學克治知行並進然後可以有得於是務
爲窮理修身孜孜不懈弘治己酉遂與夢弼並以易
舉於鄉會試禮部夢弼先第而汝亨未偶怡然而歸

築室白鶴山中日讀諸經史傳皆有程課講求玩索
必求有得慨然有志於天下凡古今事變經濟大畧
一皆理會以爲天下事無不可爲者一日促裝將往
禮部忽值母疾遂止不行日侍湯藥衣不解帶夜焚
香告天請代及歿而哀毀瘠甚殮殯及葬祭一皆以
禮不作佛事繼遭父喪禮亦如之喪畢後以祿不及
養欲絕意仕進人謂父有遺命不可違也乃循例北
上適予亦被命承乏南雍而汝亨復來卒業講磨精
至遂以戊辰登第差往諭雲南諸夷竣事而歸銓曹

選授江西泰和知縣始至卽訪求民情吏弊與賦役
輕重風俗美惡而一新其政有事干上司而不便于
民者卽詣巡守及府中稟議而更易之有事涉可疑
及重難者必親履其地廣詢于眾務得情而後已時
逆瑾擅政以逋鹺誣民邑中船戶該償銀兩以萬計
干連數百人諸邑皆急徵於民汝亨極力辯白而盡
釋之鎮守中貴歲取貢絺亦爲告免得減其數民賴
以甦其學久弛則飾文廟新祭器增築學舍使士皆
肄業其閒而刊示宋諸儒講義使之誦習每與諸生

論學必以忠孝禮義爲先而重建忠義忠節等祠以
風勵之若社稷二壇譙樓二亭皆新之又毀淫祠及
新創寺院以正陋俗其行鄉飲則賓介必推其齒德
之尊者不濫及也其行養老則擇其高年之有德與
瀆篤者而以齒數給之米肉絮帛不泛與也其與鄉
宦相接必加禮貌不通私謁也其獄多滯囚皆立限
完結無淹禁也其俗好健訟則日勤聽斷庭無留訟
也府差下縣凌辱官吏取索害民則申文本府凡催
徵追捕隨事緩急定以期限使其後先完解不勞遣

人而差擾遂息凡里役除正辦外別有小日則爲之
裁節日費十減其九邑故有兌徵糧稅皆陷糧里陪
賊則召人首告及搜出冊中詭寄灑派埋撤等米清
出一萬五千餘石而稅無虧耗舊僉民壯不公且不
堪用則計糧五十石編定一名每名出銀若干當官
雇募壯勇一人常川應役歲運淮糧原撥吳城等處
交兌其費甚重申准贛軍就縣交兌而軍民兩便修
理縣倉而造新廩一區於縣左措置積蓄及贖罪米
穀以備饑荒其省耕下鄉則勸課農桑問民病苦病

者施藥死者給棺旌勸善良而禁治其強梁習非者
無非欲其相安於田里時地方盜起則立保伍法使
民隨所居村落相附多則五十家少或二三十家推
其有才力爲眾所服者爲約長少壯者編爲什伍各
備器械分夜巡警守望相助而境內以寧已而江西
各處盜起嘯聚山洞攻城池掠府庫甚至官亦被執
時汝亨北覲始歸議欲築城先事恤民乃重減科派
加恤小民操習民義倣武侯八陣圖法演習武藝朔
望躬詣教場校射士氣爭奮賊眾環視不敢入境因

而措置築城內爲磚城周七里有奇外築土城十里以補其不足所用磚石工料諸費規取有方民不知勞僅兩月而成功當道嘉其能城各郡邑皆委汝亨經畫又因調取狼兵撫按促回計議接應汝亨謂狼兵所經擄掠甚於劫盜乃請總制出令軍船不許灣泊若一船泊岸則刑其船戶十船爲幫以次抵岸領受支應不許紊亂由是人皆肅然兵過後又取用於軍門而永豐新淦等縣黃栢等尙皆所督守擒獲賊首某等以功受賞又委督操袁臨吉三府兵快以防

後虞而諸公每有旌薦必以爲稱首焉已而秩滿三
載攷績赴部課最還任未幾以急缺風憲召用民庶
灑涕攀留遂相率爲生祠祀之膺召赴京而銓曹拘
於年例不果入臺乃授兵部武庫司主事奉勅追贈
父如其官母爲安人本部委令看本數月每與中人
相忤辭不就改差督漕及督視武學又差巡行紫荆
等關深嘆武備踈略欲加整飭則事多掣肘又因論
彭中丞及胡憲使事與當道不叶已有歸志時有太
皇太后大喪聖駕自北狩奔歸僅數月復有旨出狩

汝亨抗疏謂謹大禮守大法以隆治道事開陳仁義
指摘時弊憂深而情切義激而言直幾獲重譴賴大
臣力救而免既而陞署員外郎吏曰宜持帕往謁印
綬監汝亨獨不往遂移疾欲歸官具日使人速出視
事吏胥郎曹迭往催迫不得已復出視事迨秋而大
駕復北狩不復可言去矣但以時事日非憂悸成疾
屢欲求歸求南求外補皆不得越明年駕回郊天未
幾復有南巡之命汝亨與武選郎中黃君伯固皆欲
有言遂相謂曰古者天子巡狩無非事者而一遊一

豫民獲休助固爲善也今乃巡遊無度而流連忘返
使民胥纒作慝而供億煩費爲郡邑之憂吾輩雖官
非言責而輿馬侍衛之眾皆所職守苟舉而不法亦
所當言不猶愈於工執藝事之諫乎况聞寧府久蓄
異謀欲爲不軌中外莫不知之設有博浪之變悔將
何及乃各述所見而參合爲一疏聯署以進其疏所
陳曰崇聖學通言路正名號戒遊幸去小人建儲貳
六事而忠憤激烈詞氣剴切不自知其上逆龍鱗下
忤權貴也疏既入日待罪闕下是後在廷羣臣皆以

是事伏闕而諫者二百人已而有詔以汝亨與黃伯固等六人首倡是議同下錦衣獄餘皆杖之而同負鉗校以跪於門者五日汝亨六人又三加訊杖而坐繫一月黜降爲民餘皆降調有差汝亨在獄中嘗與伯固講易九卦明處憂患之道同獄人皆處分後事汝亨獨無一言及出獄還舍其孺人謂曰何自苦如此汝亨曰吾身所爲吾弗悔也由是病勢日危一日索筆作書與諸子曰吾雖死汝等當勉爲忠孝庶不負吾所教也明日與其配孺人拱手曰吾與汝別矣

目遂瞑其日惟徐孺人與幼子在側凡同鄉同年
及同僚皆來弔哭而奠之相與經紀其喪越旬日
而櫬行汝亨生天順甲申十一月七日終正德己
卯四月二十七日得年五十有六徐孺人同里名家
女有婦道善克其家子男五人近仁親仁縣學生友
仁求仁體仁女一適南京刑部主事同邑姜桐孫男
四女二俱幼狀之所述如此是則汝亨所宜銘也銘
曰

天之生才國士爲奇侃侃汝亨脫穎囊錐有學有

識有猷有爲卓乎其志匪夷所思出爲人牧懇懇
子民入官郎署念念畜君子民遺愛生祠載新畜
君何尤角招未聞平生所立足垂不朽下臣獲攷
並遊顏厚取義成仁天胡不祐不於其躬用昌厥
後銘以昭之少陽齊壽

松坡府君壙誌

先府君姓章氏初諱糾後更諱蕃字申甫別號松坡
世家蘭谿之純孝鄉循義里高大父觀妣毛氏曾大
父禧妣劉氏大父叔良妣高氏父邦和妣徐氏世有

隱德而大父遭元季亂後再植有家尤以德義聞於
鄉邦洪武末嘗以材行徵至京師將授以政力辭而
歸人因稱爲徵士府君生於永樂丙申七月乙巳自
幼明敏有大志最爲徵士所鍾愛比長讀書好古手
不釋卷自經傳史籍以及陰陽地理星命醫卜養生
等書靡不精究而未嘗爲術者所誑遇僧道巫祝凡
左道誣民者輒痛斥之其自信之篤如此爲人剛嚴
方正語笑不妄飲食有常度言信行果義所當爲者
不計利害必爲乃已克家幹蠱奮然有立其事祖若

父處兄弟克盡孝友其教子孫必以詩書禮義弗納於邪蚤夜起居以身率之至其訓告鄉族子弟雖就事論事而要其歸卒不外乎安分循理愛人利物之意鄉閭稱厚德君子必歸之府君云成化壬辰以懋貴封文林郎南京大理寺左寺左評事弘治辛酉二月癸未無疾而終享年八十有六娶同鄉吳氏封孺人先府君八年卒子男三長懋成化丙戌以禮部第 一人登進士第官至福建按察司僉事致仕次恣次懋孫男六曰擴曰拔早卒曰捷曰拱曰擇曰極業進

士充邑庠弟子員女三長適趙儆早卒次適俞澂諸
葛誥曾孫男六訢詢誥誦諧譚女一娟尙幼懋以是
年三月甲寅窆於鄉之樓塘兆嘉山府君平日所自
卜棺礫塚墓亦所預營治最爲堅緻者也孤懋以愚
不肖不能顯揚萬一敢敘次世系志業之梗概刻置
壙中且將請文作者以表其隧號慕隕絕昊天罔極
嗚呼痛哉懋泣血謹誌

孺人郭氏壙誌

孺人諱玉姓郭氏其先出唐子儀之後世居蘭谿縣

西中和坊曾大父仕原大父正浩父守行皆有隱德
母王氏與予先伯妣爲兄弟故以孺人字於我孺人
長子數歲雖未嘗學問而天資淑慧貞靜容止莊重
不妄言笑所爲無違道凡織紵紉縫及烹飪之事皆
不學而能迨歸予執婦道甚謹上承舅姑旁接諸妯
下撫諸幼及臧獲咸得其宜相予理內事具有條理
不以毫髮累於心予始入邑庠館於其家食飲衣服
必躬必親不以委人予第進士入翰林爲庶吉士孺
人父守行親送至京予適拜官編修以諫烟火事被

譴誦改評南京大理官卑俸入薄孺人安於儉約茹
淡服麤無不足之色刻苦節縮以供子百需賓客至
倉卒治具皆愜子意迨子陟闕憲按治延邵得瘴瘧
疾幾不起孺人憂形於色晝夜扶持躬湯藥不少懈
子謝病歸田家食者蓋二十有七年孺人未嘗以貧
爲戚督諸子力農圃以供事育與子兩更三年喪皆
克致哀循禮宗戚內外罔不稱賢弘治癸亥秋子再
被命起自休退來官南雍孺人以子衰老乏人侍養
遂與偕行到官數月遭苦寒舊疾啖嗽復作臥病月

餘又臂生癰腫痛不可忍予時適值丁祭齋宿官所
孺人痛念子若孫皆不在側疾遂加劇以甲子二月
十四日丙午之夕卒於南京官舍距其生宣德癸丑
十二月辛酉得年七十有二嘗以子貴封孺人所生
子男三人長振幼殤次擴娶潘氏次捷娶陸氏女一
人適孺生趙倣俱先卒孫男二長曰訢娶朱氏次曰
誥孫女娟俱幼曾孫男衢誕始彌月孺人歿後半月
餘捷與訢始來奔問已弗及見矣予遂命捷扶襯以
歸卜以是年閏四月朔辛酉日葬於所居之西一里

許石二山之巔嗚呼孺人爲吾婦五十餘年非惟能
輔吾志且時有規益吾之於家無內顧之憂於官無
外累之及者一惟孺人是賴豈謂今日遽舍我而先
逝耶使予終日如失左右手痛悼之懷曷其有已至
哀無文不能爲銘姑撫平生大概與生卒歲月以誌
其葬尙俟異日與之偕此立室也嗚呼悲哉○後遷
葬再刻於石末云吾孺人之歿先葬於所居西之石
二山之巔已十有三年矣人謂托非其地體魄欠寧
今改卜於本里長山岡下曾祖考妣墓傍從先人居

庶幾永有依歸以正德十一年十一月至日寤焉初孺人歿後二年蒙恩追贈恭人不克再爲誌姑附于此誌之後

亡孫壙誌

子孫名訢字至和自幼穎敏解事讀書善記覽始學爲文亦頗達意將以明經取科第手所集錄舉業文字累數千篇猶以爲未足也弘治癸亥予被朝命復起長南都太學以訢侍行六館之士與之游者皆愛重焉一時諸公卿暨名士大夫來訪予者訢在旁聽

其言論皆能察見其所以爲人在監諸生以坐監月
日多寡爲撥歷出身之先後積習旣久吏或緣以爲
姦予命訢鈎考簿書故牘而序次之多寡不索而先
後有倫欺僞無所容眾皆悅服予竊喜異時能亢吾
宗者必此孫也正德改元丙寅之秋子官滿三載當
奏績於朝以老病在告始蒙恩賜養疴田里方將課
訢力學以成就其器業奈其體質素弱今年春偶因
外感內傷得虛熱疾藥之小愈至四月閒又居父喪
而哀苦劬瘁疾復作遂成勞瘵予見其尪羸骨立大

爲驚懼歷訪諸醫砭劑百至皆無所用其力至冬而
病亟矣忽挽予手囑誌其墓他無所言頃焉而逝蓋
十月之十四日也距其生成化癸卯十二月十有九
日得年僅二十五以十二月望日葬于所居純孝鄉
循義里渡瀆之南大埂山其父曰擴字充道予之冢
子也母嚴陵潘氏故兵部郎中忠之曾孫女娶朱氏
嘗育一男名衢未數月而殤遂以無子旣失其身又
殄其嗣天之喪予夫何至於此極耶嗚呼悲哉蘭方
茁而萎玉未琢而毀凡在見聞孰不悼傷而况切於

骨肉之愛者乎興言及此五內分裂至哀無文吾不能爲之銘也聊敘歲月刻置壙中以識吾痛且慰訢於九泉云

祭文

祭彭學士文

惟公位登元輔而不自以爲貴文魁天下而不自以爲奇六經百氏之窮搜如將不及萬鍾九鼎之尊養若固有之在古昔而難備繁我公之優爲方其少也縱橫禮樂會獨對於丹墀潤色鴻猷亦翹秀於紫薇

挽文星於筆鉞驅海濤於硯池細書金匱則馬班之
良史自期視草玉堂則燕許之大手是推暨登廊廟
佐理萬機綢繆獻納從容論思心每先乎憂樂身亦
任乎安危愛護人材誰毀誰譽調停國論靡激靡隨
羹之以鹽梅之味而眾口自宜藥之以參苓之劑而
眾疾自祛

祭陸布政克深文

惟公之生稟天閒氣金玉其相珪璋其器有學有守
有猷有爲志存遠大識洞立微行類仲元不夷不惠

政希山甫不茹不吐其氣之雄也驅駕風霆吞吐虹
霓咲語掀天醉墨淋漓其文之懿也風雨一筆雲烟
千紙流從肺腑掃盡糠粃妙齡英發穎脫囊錐出其
小技魁捷禮闈公不自奇益求未至窮探六籍旁搜
百氏校書中秘藜火夜輝議禮祠曹蒲薦春宜列郡
分符名藩佐理民庸載熙庶政時敘書來告我言不
及私心之憂矣河患歲饑廣益集思夙興夜寐蹇蹇
匪躬庶其有濟考公所立賢哲是師揆公所至竹帛
是期簡在帝心聿隆委寄宜永其年以昌厥施云胡

不淑竟止於斯華涂方啓乃繫金柅儒林木萎薇垣
星墜天不憖遺邦其珍瘁嗚呼惜哉易簣之際家無
留貲僚友相顧嗟咨涕洟婚嫁未終田園已廢身後
之憂孰爲之計嗚呼悲哉遺文有傳遺愛有思死而
不朽公又奚悲我辱年盟仍叨媼契相從莫逆歲幾
三紀善惟相勉過則相規溘先棄我予將疇依昔來
訪公蓋湖之滸皂蓋朱旛輝煌故里今來哭公蓋山
之隅素車丹旄淒風愁予釣臺舊約今其已矣一觴
永訣老淚如雨嗚呼哀哉

祭朱公文

惟靈賦資瀉篤制行端方政施於家德薰其鄉田園
自逸名利兩忘既壽而富以熾以昌斑斕遶膝珠履
滿堂或呼盧而笑傲或策杖以徜徉謂天斯祐黃耆
無疆義方功就潛德是光天祿爲養命服斯皇老當
益壯樂且未央胡鵠聲之大促更鵬賦之非祥里春
罷相隣笛悲涼某等忝居姻婭叨契諸郎幸典刑之
尙在嗟老成之遽亡驚失聲以相弔耿予懷其永傷
悲風瑟瑟兮零露瀼瀼佳城鬱鬱兮衰草茫茫玉埋

黃壤兮魂去何方載歌薤露兮薦此一觴嗚呼哀哉
祭外舅文

偉偉其姿英英其志幹蠱之才克家之器肯構肯堂
以豐以裕有德斯馨亦薰厥里爰及暮年有孫有子
甘旨晨昏葛裘寒暑風月襟懷琴樽興趣探菊東籬
探梅別墅竹杖芒鞋優游卒歲天錫壽齡人欽高致
宜百斯年永膺遐祉云胡不淑一臥弗起某也不才
忝居門壻憶自童年卽承知遇甥館十年益隆親誼
我領鄉書欣然無寐擢第南官拜官玉署親送其息

不憚羈旅暨予獲罪謫官南寺公爲不寧遣子來視
憲節錦歸歡迎倒屣我辱我榮公憂公喜終始恩情
淪肌浹髓圖報未能公其已矣追惟平生托我銘誄
有言不文有心如醉揮淚書詞莫殫羣懿光陰幾何
窰窰云值柳車旣飾舟旒斯舉公去不歸九原何許
樽酒絮雞鑒此誠意

祭郭恭人文

嗟嗟恭人懿德惟恆來嬪於我五十二春采蘋主饋
內政是勤從予游宦北闕南閩予無苟祿君不厭貧

迨予晚節進位成均京華旅食白首相賓云胡一疾
遽卽幽局興言及此老淚沾巾形容雖遠德音尙存
屆茲暮冬初度良辰生其有慶沒可忘情上距所生
歲及八旬有殽在俎有酒盈樽靈其不昧鑒此微誠